

随意点赞

● 童孟侯

过去我们的生活里没有“点赞”这个词,现在这词爆棚了,需要拉去看发热门诊了。没办法,你要看微信吗?你要浏览朋友圈吗?那你肯定会点赞;即使你长期潜水,总有一天冒泡,朋友单独发给你微信,你一声都不吱?你一口气都不换?总要点个赞吧。

点赞这件事几乎成了我们须臾不可分割的东西,成了我们每天要做的重要“工作”,全中国每天一亿个点赞是绝对不止的。点发,要子弹;点燃,要火;点将,要人;点赞,啥都不需要,手指动一动便点出去了。说人家好,无论如何不会错,赞扬别人,总归让对方高兴。俗话说:千穿万穿,马屁不穿。于

是,不少微友掌握此项诀窍,热衷于点赞,收到亲朋好友的微信还没看清楚,不管三七二十一,不问青红皂白,点过去再说,就像酒桌上为朋友点一瓶30年前的拉菲似的。

说一件事:傍晚,门铃响,孔老师开门,收货,道谢。然后,孔老师立刻拿起手机给眼科医院的柳科长发了一颗心,点赞一定要及时。柳科长即刻回信:孔老师,有事吗?

孔老师回复:谢谢你送来的月饼,收到了,中秋佳节好!柳科长回信:啊呀,我们的月饼还没有寄,您怎么收到了?

孔老师:我……原来,孔老师和其他7位老师正为眼科医院编写院志,联系柳科长前几天说过,到了中秋我们医院要给每位老师送月饼的。此刻,孔老师很是尴尬,现在送上门的快递件,有收货人的姓名地址,常常没有寄货人的姓名地址。谁寄的呢?悬案。

柳科长想,不会是孔老师来催中秋礼物,故意绕了个弯子?这方法很巧妙呀。第二天大早,柳科长就把14盒月饼寄了出去。

再说一件事:星期六,小倩睡了个懒觉,11点钟才起床,打开手机(夜里

她调到静音),看见闺蜜糖糖发来一条微信:清早起来和老爸到滨江……

小倩是点赞狂,还没有打开糖糖的微信,就点了一个赞。等她刷完牙吃完早点再看手机,只见糖糖回过来一条,火气冲天:你什么意思啊,小倩!

“什么意思”?夸奖的意思嘛,赞扬的意思嘛,认为你跟老爸一起到滨江大道很幸福美满!小倩突然想起要打开糖糖的微信,这才看到了对方发来完整的一段话:清早起来和老爸到滨江大道慢跑,跑着跑着,老爸的一条腿不听使唤了,我赶紧扶着他到长椅上坐下,过了十分钟,老爸的腿能抬起来了,可是他说我眼睛看上去右面全是黑的。我知道脑梗了,立刻送他到医院急诊。先做头颅核磁共振,再做血管扫描,唉!

小倩知道自己闯祸,这不是幸灾乐祸吗?这不是为闺蜜的老爸脑梗住院叫好?她立刻回复:糖糖,对不起,罪过罪过,我立刻到医院去!

点赞是随意的。不点赞也很随意,最多让朋友说一句“这个人好像拎不清”。但是,既然要点赞了,不妨把朋友的微信先看一遍,这也是礼貌嘛,闭了眼睛瞎点,未免……

婆媳情

● 顾海鹰

第一次见到婆婆,我还是个野战医院政治处的干事。那是1978年8月,部队安排我在这个时段赴沪结婚。第二次见到婆婆,是公公婆婆一起到我新调入的驻军医院营区小住。每天听着军号起床,端着锅子去食堂打饭,公公婆婆第一次体验军营生活。从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间,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我都能见到婆婆,但时间都很短,因为我要回苏州的娘家。

在转业回沪等待到地方工作的那几个月里,我和已经退休在家的婆婆有了更多的接触。

中等个子、眉清目秀的婆婆是常州人,在家排行老大;以前家里有亲戚相帮做家务,再加上两个女儿特别能干,不用婆婆操劳只管上班,直到退休才开始学烧菜;婆婆是国营单位里的党支部书记,我俩都属于“政工”行当;最令我惊讶的是婆婆竟然和我老革命的父亲相熟同一位朱静阿姨,婆婆说朱阿姨解放前是上海的地下党,我看到的是穿军装的朱静阿姨……呵呵,这世界实在太啦!

婆婆不仅患有糖尿病,还有高血压、心脏病,那年“脑梗”住在老六院,后来又因为“踹外翻”在新六院骨科手术,但凡我想给她擦身洗漱一概遭到她的强烈反对,婆婆总说:“吾有女儿,媳妇是客气的。”即便婆婆来我家小住,我想帮她更衣,也会被拒之门外。婆婆说住在我们小辈家没意思,大门一关,上班的上学的一走,白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,还不如老屋有老邻居热闹。

在婆婆84岁那年,她接受了大女儿的盛情邀请,准备和小女儿一起出国到澳大利亚旅游。

婆婆临出国前对我说,她住的老房子实在太旧了,墙面石灰松动、开裂、脱落,尤其是大床正对着的墙面,霉迹斑斑,“要是能够铲掉一层,再刷层白石灰就好了。”望着婆婆期盼的眼神,我“豪爽”地允诺:“这件事情我来帮您做!”

婆婆出国了。整修老屋这件事情,婆婆托付给了我,但是我没有抓紧时间去落实,因为我“小装修”的建议并未得到家人的积极响应,我就没敢付诸行动。

婆婆回国了。三个月一晃而过,答应婆婆的诺言没有实现,我这个媳妇“开了大兴”真是有愧于婆婆!

好在,我把整修的原因一说,兄弟姐妹们都赞同,说好时间大家一起到婆婆的老屋整理东西。同时,分工合作,大哥一家和小妹一家负责照顾住院的婆婆,老房子整修由我们家负责……

婆婆出院了。躺在床上的婆婆拉着我的手轻声说:“谢谢依哦,房子弄得老清爽的。”“蛮好早点弄的……”我不好意思。好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,婆婆交代我的唯一的大事办成了,也算帮婆婆实现了一个愿望。

后来,婆婆不太适应有保姆侍奉的生活,但这段日子并不长。最后一次见到婆婆是在医院,躺在病床上的婆婆见到我依然是先笑笑,然后声音沙哑低沉地说:“这趟是过勿去了……”

这是我听到婆婆的最后一句话。

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。

婆婆经常会出现我的梦里,出现在我的生活里:我像她那样“拆蟹粉”烧“蟹粉狮子头”,这是她的儿子我的老公最爱的“妈妈的味道”……

谨以此文,祭奠我的婆婆,祭奠这二十六载婆媳情!



刊头书法 陈峨

上海闲话的“软实力”

● 陈茂生

入伏后气温居高不下,居家避暑模式中快递是日常补给的“主渠道”。每每听见门铃里一声“快递”,开门接货并递去一瓶矿泉水;会听到一声声“谢谢”甚至“你们上海真客气”的感叹。心里窃喜:从大卖场买来整包装矿泉水,每瓶均价一块钱多点;小小心意无法遮挡如火骄阳,能受人感谢甚至还与城市连在一起,便有“蛮格算(很划算)”的清凉。电视新闻说,正午时分的地表温度接近60度,在空调房里享用着外卖送来的蔬菜、盒饭时,对古训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”有新理解;想到那些在太阳下奔忙的人,如因银货两讫而心安理得,起码缺少上海人那种“前半夜想想自家,后半夜想想人家”的那点体恤和厚道。

早晨跑步,从一辆正在路边消防水桩加水的洒水车旁昂然而过。少顷,就传来越来越近的马达轰鸣,尽管作业速度缓慢总比两条腿跑得快,眼见着就要被超越且路窄无处可躲;好在已浑身汗湿,大热天被动接受一次“洗礼”也可以承受。就在身边缓缓经过时,洒水车停止了喷水,前行二、三米后又喷水如故。前后仅数秒钟,觉得司机此举太有人情味儿;即便有制度规定也需做好观察、避让、开关水阀等动作。一个尽心尽职的好司机,让跑者得到应有尊重、让路人感受精细管理“拎得清”的温度。

上海闲话称“某人‘立升’大”是指“实力”不俗的接地气表述方式。此“实力”可以是财力雄厚也可以是人脉广泛,包括兼蓄万象,柔而不破且边际分明的见解和眼光;绝对不是块头大膀

膊粗铁砂掌善打架。作为流行语,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恐一时难理解;也因流行的历史不长,上点年纪的暂时也难领会。应感谢博达聪颖的前辈,将一个专用量词巧妙演绎成有社会学意义的流行语。关于提升城市软实力有很多睿智良方,但一定是无数个个体软实力的集成,用无数人的“立升”整合为整个城市的“立升”。

有个著名的室内合唱团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声乐作品,有些曲目用了指挥小哥的家乡方言,不看字幕觉得犹如“驴叫”。但没关系,只要曲好听、词诙谐,台下依然一片掌声。上海舞台能容七音八律哪怕咋听如荒腔走调也能自成流派,已是很多人的共识;更不会有人因此将指挥小哥轰下台或恶语相向,这由警察叔叔护着呢。

曾是老上海私家花园的“张园”,在1917年由上海美专举办画作展览,展品中有人体习作引起哗然;1920年7月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更聘请一位女模特儿。有人因此撰文称“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”是“上海三大文妖”之一,另两位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、唱“毛毛雨”的黎锦晖。百年后“性教育”正在走进课堂,每晚有无数大妈大叔在各广场踏着流行歌曲节拍健身;刘校长更成为大师级的偶像。将曾经“荒诞”的离经叛道逐步氤氲渗入百姓起居且须臾不离,更当作学业进阶的标志;如此“软实力”让城市领先告别传统走向现代。就像很多年前,姑娘行为张扬会被认



浦江月圆(摄影)

李榕樟

为“噶武腔”而不讨人喜欢,如今则会因个性鲜明而喝彩,自有许多男青年“求认识”的点赞。

现在问题是,方正有型的“立升”有点直不辅曲的偏硬感觉;若用“软”立升”亦有讲不像、话不像的味道。如何找到“软实力”的恰当表示,不仅体现上海闲话的“软实力”,而且是一道考量这个城市中无数个个体睿智的题目。